

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

名家·最意味小说

混沌年代

叶弥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

名家·最意味小说

混沌年代

叶弥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混沌年代/叶弥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4.12

(名家·最意味小说)

ISBN 978-7-5559-0072-6

I.①混… II.①叶… III.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0412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86 000
版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7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Significant

- 001 逃票
- 026 幸存记
- 041 混沌年代
- 056 局部
- 066 五彩缤纷
- 081 亲人
- 095 父亲和骗子
- 109 黄色的故事
- 124 粉红夜
- 134 水晶球

149	猛虎
163	雪人
177	玄妙
192	花码头一夜风雪
203	另类报告
222	独自升起
234	后记

第三次逃票成功了一半。

傍晚的阳光那么善变，神秘莫测。孔觉民从火车上一步跨下来，旋即把随身的小布包朝上衣里一塞，像肚子有点发福的样子。在还没消散的火车蒸汽里，他走得大大方方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此刻正在逃票。

逃票需要勇气。一旦被捉，轻则罚款、批评教育，重则游街、拘留、判刑。不管轻重，都要通知本人单位或居委会。

每一次逃票成功，孔觉民的心里总会高兴一阵子，至少有一个星期他都沉浸在幸福之中，同样，他的老婆赵点梅也沉浸在幸福之中，于是一家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。

但是这幸福是不能让外人察觉的，现在是表达苦和恨的时代，一个人愁眉苦脸或者满腔愤怒是正常的，一个人若是从心底里涌出喜悦，眼梢眉角闪烁银子一样的笑意，邻居就会怀疑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居委会干部就会上门探个究竟。如果有必要，派出所的同志也会召见他。要是他运气不好，派出所上头的专政机关，说不定已经在调查他的祖宗八代了。谁的祖宗八代能受得起考验呢？没有的！

此时，一斤米是一角三分九厘，买一斤米付一角四分，买十斤米是一块三角九分。豆油七角九分一斤，肉排四角一斤，虾四角一斤，猪肉六角九分一斤，青菜一分到一分半一斤，豆腐二分钱一块……

从吴郭城到上海，逃一次票，快车是一块九角，普通车是一块五角，棚车是八角。快车是买不到，而且也难逃票。棚车容易逃票。普

通火车逃票的难度介于两者之间。孔觉民从不坐棚车，棚车到底是迫不得已的人才会坐的，但凡有点经济基础的都要一份体面。从棚车里出来的人，表情痴呆，眼神发愣，跟下来一群猪差不多。

每逃一次票，就是一块五角。一块五角，参照以上的物价，可以在菜场买不少的东西，当然你要起得足够早，菜场里东西少，早上七点过后，基本上只有烂青菜和僵土豆，连臭烘烘的死鱼烂虾都难寻踪影。

国营菜场五点半开门，赵点梅在菜场里有内线，知道什么时候有蹄髈买，蹄髈和肥肉一样，属于抢手货。她会半夜里起身，一点不到就去排队，排队的人大都是知道内幕消息的。买到大蹄髈，不管红烧还是白烧，赵点梅会请个假回到家里，这时候左邻右舍都不在家里，在家她也不怕，她的煤炉支在自家的小天井里，门一关别人没法看到她在做什么。她快速地把蹄髈去毛、焯水、下锅急火烧开。珍珠一样的水泡顶开汤面上的油层，一个个放逐在空气里，眼见得香气就要冒将出来，传遍四面八方……且慢，这时候她把砂锅端起来了，捞出蹄髈，放进一只布袋里。带上布袋，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到娘家去了。砂锅里的清油汤，她没忘了收到碗橱柜里。

赵点梅的娘家在枫杨树街，路上无人，骑二十分钟就到了。爹娘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回蹄髈，他们的肉票全都给了孙子。赵点梅一来，他们就知道吃蹄髈的日子到了，不是真正的吃，而是对外宣布吃，宣布吃蹄髈和真正吃到蹄髈不是时间顺序上的问题，而是两者永远无法相遇的问题。

现在，赵点梅可以重新出现在她的厂里了。而她的娘这时候从布袋里拿出半生不熟的蹄髈，上了锅慢慢煨。她知道她的外孙和外孙女是多么需要吃这只蹄髈，她不敢怠慢，把蹄髈烧到外面烂糯里面筋道。赵点梅要的就是这效果，烧得太烂一吃就没了，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才好，牙齿缝里嵌两条肉丝，夜里还能当点心吃。

肉味飘香。赵点梅的娘脸上挂着谦虚的笑容，回答邻居的问话，是的，是的，吃炖蹄髈。

傍晚，赵点梅过来拿蹄髈。回到家，只等天黑，关上门，落下窗帘，屏气静声地吃。吃完把大骨头收起来，赵点梅找个空扔到弄堂里老虎灶边上的河浜里。这河浜多年来不知藏了多少企图隐瞒的骨头和壳片，当然这不是她一家干的。居委会有个干部叫崔红心，她说她有梦游症，夜里会拿个手电筒，念着毛主席语录，一家一家地翻看垃圾箱。她说她在梦里接受上级指示，从垃圾箱里的骨头和虾兵蟹将的壳子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有几次还真的被她找到了阶级敌人，譬如老王家的垃圾箱里有一阵子骨壳不断，一查，原来是他的资本家父亲从上海给他汇了钱来。

崔红心再精，也不会下河去打捞证据。

静穆地吃完蹄髈大餐，安全地扔掉骨头，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要做，那就是，第二天大家出去时要记得愁眉苦脸哦，千万不得嘻嘻哈哈、蹦蹦跳跳哦，不得满面红光、满眼笑意哦。对于装腔作势，孔家是驾轻就熟，小女儿孔妮甚至会冷着脸咳嗽一阵，再翻两个白眼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她的大哥很正经，二哥又在与人打架，三哥佝偻着背沿墙根走，她父母亲都略微皱眉，似忧似恨，总之他们没有与众不同的样子，没有人格外注意到他们一家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昨晚吃到肚子里的那些油脂正在哈哈大笑。

萧家的小女孩，长得像洋娃娃，一点脑子都没有，她妈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，在新衣服上打了一个补丁，有一次她走在路上突发奇想，把那块补丁扯下来了。这一幕正好被崔红心看见了，于是萧妈妈就进了“坏分子学习班”。

这说明一件事：孔觉民是有勇气的，赵点梅也是有勇气的，他们一家都是有勇有谋的人。

赵点梅是远近闻名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四个孩子每天都有荤菜

吃——买上四角钱的肉酱、四分钱的百叶，做上十只肉百叶，午餐和晚餐都有荤菜了。听起来好听，其实肉百叶里面的肉只是象征性的，那四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还是油水不够，整天馋，想着吃的。粮食也不够，三个哥哥每月各吃十五斤定量米，小妹妹只有十二斤。学费倒不贵，每个人每学期都是一块两角，挺便宜的。

孔觉民是中专生，在中学里教书，月工资是三十五块八角，赵点梅是二级车工，月工资是二十七块五角，夫妻俩加起来一个月有六十三块三角，从理论上说每天可以开支两块一角一分，可以放开肚皮吃百叶包肉，但实际上毫无操作的可能性，因为市场里没有那么多的肉和百叶，即使有，她也没有那么多的肉票去购买。于是她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拿掉十五块钱，到黑市去换粮票、肉票、油票、豆制品票。

这样，全家一天可开支一块六角一分——这还不是真正的实际开支数，赵点梅还得从里面扣点儿出来备用，“备用”这两个字很有学问，覆盖面很广，到底备什么用，大家问她，她笑而不答。问急了，她就骂人，说这是她给自己准备的丧葬费。也许她也说不上来，只是她焦虑心情的一个备份吧。

她有一个铁皮匣子，上着锁，放在她的床头柜子里，有时候也坦然地蹲在床头柜上，里面就是她的“备用”金，她每天都朝里放钱进去，一角两角，甚至几分钱，但家里从没有人看到过她怎样放钱进去，她从不当人的面放钱进去。所以大家看到的永远是沉默的上了锁的铁皮匣子，它也永远那么神秘，它是孔家生活里的一大秘密。它还有一个奇特之处，有幸看到它的亲朋好友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，从没有人对它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兴趣，更没有人说三道四。沉默里流露出心照不宣的同谋犯一般的默契。

也许家家都有这么一个盒子吧？

家里有一个传说，说赵点梅把多余的钱都换成了粮票，藏在家里某个地方，数额惊人。那么到底藏在何处？谁知道？孔觉民知道吗？

他说他也不知道。他只管交钱,三十五块八角,一分不少地交给妻子,这在今天听来是多么不可思议。

再说孔家这笔大钱。也许是妈妈赵点梅在墙上掘个洞藏起来了?孔妮从小就看到父母亲不在家里时,三个哥哥拿着棍子在墙上四处乱戳乱挑,有一次二哥认定毛主席像后面有机关,棍子从毛主席的肩膀那里伸进去轻轻按了按,没想到他手里的棍子诡诈地朝外一弹,就这样把毛主席的肩膀搞出一个豁口来了。二哥扔掉棍子大叫,不是我弄坏的,不是我!

孔妮的三个哥哥,大哥聪明,二哥傻,三哥人云亦云没主张,孔妮是家里最小的,又是女孩,不免娇宠,她的围兜里经常放着爆米花,坐在高脚凳上,一边从围兜里掏爆米花吃,一边高高在上地观察他们。她看到大哥拿了糰糊,颇为老练地把毛主席像的破损的肩膀上下黏合起来。他本来黏合得天衣无缝,但他想了一想,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看出一点来,于是他在糰糊接口的地方用手指戳了一下。毛主席像的肩膀本来是垂直的,略略鼓起,与他宽阔的胸膛保持完美得近乎自然的线条,这下朝里陷进去了,如果你盯着看,看上五分钟,就看见毛主席好像在耸肩膀,当然不细看还是看不出来的。

赵点梅是天下最细心的女人,她的眼睛比特务还厉害。邻居家的一只碗什么时候多了一条裂缝,她都看得一清二楚,这让人很害怕。她一走进卧室,眼睛不用抬就看到了,冷冷地说,毛主席的像坏了,一定又是那三个东西在墙上找什么东西。

她的语气告诉别人,她对毛主席像扯坏一事不怎么在意,她在意的是她的三个男孩的冥顽不化。

倒是孔觉民像个女人一样尖叫起来,什么什么?

他是深度近视,离远了看不清,于是走近了看,也没看出来,就脱了鞋子上床,鼻子一直戳到毛主席的胸膛上。

赵点梅说,看什么,坏了就坏了,重新换一张,把这张悄悄地烧

了。

孔觉民这下子看清楚了，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，要判刑的。

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是赵点梅的语言，还是弄坏了毛主席像这件事。不管怎样，让外面知道了，弄不好这两件事都可以判刑。

但赵点梅无畏地说，你怕啥？看你腻腻歪歪的，吓得像条西瓜虫。不说出去，谁知道？

孔觉民转过脸严厉地对她说，你这么大声嚷叫，怕隔壁邻居听不到吗？他脸色煞白，看来真的吓住了。赵点梅鼓起腮帮子不说话了。

孔觉民是老师，赵点梅是工人，虽说从报纸到广播、电台几乎每天都在批判知识分子，连孩子也都知道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，工人农民才是国家的主人，但说是一套，大家私下做的可不会跟着报纸电台走。姑娘们找对象都愿意找“臭老九”，因为“臭老九”在社会上臭，在家里可是香的，说话做事都讲道理，又讲卫生又懂体贴，钱也不少挣，对孩子的教导也有一套。所以赵点梅当初找了孔觉民，人家说她是额头碰到天花板——运气好。也正因此，这个家外面看上去是赵点梅做主，其实是孔觉民说了算。

赵点梅看一眼孔觉民的眼色，乖乖地把孩子们召集到卧室里，孔觉民看着四个孩子说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，是他老人家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反对他就是反对各族人民，你们谁想坐牢谁就搞坏毛主席像好了，我不会拦你们，我亲手把你们送进派出所，你们坐牢，我一次也不会去探望的。

赵点梅惆怅地捂住嘴，淌出了眼泪。她一哭，二哥咧开嘴哭了，说，下次不敢了，爸爸救救我！他们俩的眼泪，让孔妮身临其境，好像二哥已经坐牢，于是她捂住眼睛抽泣起来。大哥觉得他对撕破毛主席像一事该负责任，也低了头羞愧地随着小妹哭泣起来。三哥看这么多人哭了，好像也要哭一哭的，就面无表情地红了眼圈。

最后，孔觉民说，这件事谁都不能朝外面说，说了，小二就是现行

反革命,我们都是反革命家属,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说完他脱下眼镜,眼镜上水汽朦胧,真的是泪花呢。

这么折腾了一阵,上了床后,夫妻俩互相搂得紧紧的,眼泪好像还在身体上的什么地方无法拭去,危机催生情爱,两个人浑身发热,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摸来摸去,眼看一场从未有过的恩爱即将到来,不料到了紧要关头,两人倒冷静下来,不急不缓死气沉沉,还屏着气,床架子咯吱吱一声,马上就停手不动。原来怕隔壁人家听了去嚼舌根,汇报给居委会安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没可能。

事情很快结束。赵点梅就说,你还说我们过着什么幸福生活,我看是不幸的生活。

孔觉民说,我有什么办法?谁让墙壁不隔音的。我们教务处的主任私下里跟我说,每次过夫妻生活都提心吊胆,像偷人家的老婆一样。老婆为了这个不让他碰。他算了一算,有一年多没过夫妻生活了,老婆的外形越来越像个男人,上唇还长了胡须。单位里斗起走资派,她上台对那些走资派拳打脚踢,当场把一个老家伙打昏过去。我们处长说,夜里和她睡在一起,想想就害怕。就怕一摸她的裤裆,摸出个男人的玩意儿。

赵点梅哈哈地笑起来,我说的不是这个,这个又不能当饭吃,不好的都没关系。我说的是家里的经济情况,你看小孩儿一个一个都大了,穿的衣服全是破旧的,肚皮里也都是半饥半饱。

孔觉民为这个话题愣了片刻,决定采取退让政策,于是说,当然,关起门来说,谁不想过得好,吃得好穿得好。

赵点梅说,这话听着对头。唉,现在也就是在床上才能说点真话了。我和你说——上海的人民广场那边,有个换票的黑市,我们吴郭的黑市里,粮票三块钱一斤,那边是三块六角一斤。我把积下来的粮票都让你带过去,你去换了钱,再回来换成粮票,再去换成钱,再把钱

换成粮票……我的表姐夫就是这么干的。

孔觉民说,结婚前你是温吞吞的,一结婚你就凶相毕露,样样事情都逼我。你不要逼我,逼急了我去揭发你。

赵点梅愣了片刻,她想起她的师傅就是被他老婆揭发的,他说毛主席跟耶稣差不多,就为了这句话他吃了五年官司。一刹那她心灰意懒,觉得这世上真是什么都靠不住的,冷笑着说,你去揭发吧,我才不怕。我们工人不像你们这种知识分子,胆小如鼠。到了派出所,我什么话都骂得出来。

孔觉民说,算了吧,你嘴硬。钢铁打成的人,进了那里面也叫你化成水……不是吓你。我和你说,我们过得不错了,我们夫妻俩都有工作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富得像小资产阶级了。你看隔壁的阿三家里,一大家子七口人,只有阿三一个人有工作,真正是家徒四壁。我们家的壁上,还藏着大把的粮票——当然我不知道你究竟藏在什么地方。你再看看巷子口的小白家、老陆家,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家下放到江北,难得回来一次,恨不得连面店的地皮都要啃上两口。小孩儿身上的虱子爬到耳朵沿子上,一个个面黄肌瘦。可怜啊!

赵点梅扔下一句话,你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。你们教务主任不是一年多没过夫妻生活了,告诉你,不要说是一年,我两年、三年不过都没关系,不相信你就试试看。

孔觉民吓得差点滚下床,街坊里男人私下传着一句话,说现在的女人不男不女,三十五岁后就不想要男人了。赵点梅今年正好三十五岁。

孔觉民到底没有斗得过赵点梅。一个中国男人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,他从小生活在强悍的母性之下,后来生活在强劲的妻权之中,何况还有不可避免的社会管束:派出所、居委会、邻居、单位的安保部门、路上的陌生人……重重压迫之下,他得努力拿出勇气来保证家庭和谐。

他坐在公交车上去火车站，脸上挂着苦笑。他真切地感到这苦笑已在他的脸上生了根，这苦笑就像从娘胎里带来的面容，这辈子大约无法改变了。

车票是三天前排队买来的。赵点梅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温柔友爱，陪着他上火车站，他想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，想摆脱奴性也是不可能的。这时候他碰到赵点梅悄然伸出的一根手指，互相一碰，他感到一阵异常的温暖。于是他想，罢了，我敢这样想还是幸运的，多数男人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。多亏了这个老婆。

多亏了什么，他说不上来，反正觉得这个女人还是不错的，是的，不然的话，他连这个念头也不敢有。

赵点梅到了火车站大门口就哭了，说心里难受，送人的滋味真不好受。

孔觉民见状心想，哼，假装的吧，为了哄我到上海去搞投机倒把。他脸上却笑了，说，那你就送到这里吧，回去回去，明天是星期天，你们五个去人民公园玩玩，桃花不是开得正好？等我赚到钱回来，我们买只蹄髈煨汤吃。汤面上撒五朵桃花，一朵代表你们一个人。

赵点梅说，煨汤？汤汤水水的不中吃，四个小赤佬前脚吃过后脚饿。不如红烧，多放酱油，多焖出些红油汤，油油的、肥肥的，吃得他们饱三天。

她眼神油亮，仿佛被蹄髈油擦过了。

孔觉民说，好，好，红烧白烧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一切听你的就是。

大马路上突然响起震耳的锣鼓声，赵点梅想都没想，就朝她男人身上一靠，她是吴郭城的小家碧玉，连乡下都没去过几回。城里的女子，过了下午六点就不上街了。火车站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。

孔觉民说，你不是胆子挺大的？在家里骂东骂西，出了门，连个锣鼓声都怕。

赵点梅站直身体，冷冷地说，我才不怕！

孔觉民的心里涌上一股子不快。

他不死心，说，难道我就怕？他靠近赵点梅，嘴角含着笑意，正想表达出男人的气概，却被赵点梅推了一把。赵点梅说，正经点。孔觉民说，怕啥？火车站又没有认识的人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耳边响起一声断喝，干什么的？一位戴着红袖章的纠察队员从老远直冲过来，伸出食指狠狠地指着他，孔觉民连忙掏出单位开具的住宿介绍信，上面写明某某是我单位职工，出身良好，政治面貌清白，积极拥护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因去上海探亲一天，请准予住宿一夜。

该纠察队员看了看，还给孔觉民，他的目的并不在此。他看着赵点梅，却问孔觉民，你，眼镜，大庭广众之下打情骂俏搞男女关系，你是什么关系？

孔觉民连忙鞠躬说，同志，我们是正当的夫妻关系。我们是在毛主席像前宣誓结婚的。

纠察队员还是铁板着脸问，结婚证书拿出来看看。

孔觉民说，同志，她是送我的，如果我们一起出差，那就要带上结婚证书了。火车快要来了……要不然，你和我爱人一起去家里拿吧。

纠察队员将信将疑，但他是不可能到人家家里去看结婚证书的，这样做的话，队长准骂他是没脑子的猪猡。他心里矛盾懊恼，少不得又训斥了几句，看见那边来了一个要饭的女人，手指一指孔觉民，铁板着脸去了。

孔觉民说，这年头，自家夫妻都像做贼一样，要是搞腐化，那不比登天还难？——我佩服搞腐化的人。

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乱成一锅糊涂粥。因为人们都穿着普蓝色的或军绿色的陈旧衣服，一眼望上去就是一锅子颜色乌糟糟的隔夜粥。大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写的诗词，几个红卫兵小将把身上的包朝地上一放，边唱边跳起“忠字舞”。孔觉民推开乱七八糟的人群，朝赵点

梅消失的地方看去。他才发现，赵点梅的背影无比柔弱，如风中柳条一样。这不是假装的，他想多看几眼。

背影看不见了，他心中若有所失，再低头细想，心中一痛。从来都是他看赵点梅的背影，赵点梅从来不看他的背影。也曾问过她，她倒说，你有病吧？脑子里为什么总是想这个？没有一个人心里老是想这种内容。我看不起你！

孔觉民不和她一般见识，他心中很清楚，没有她，他活不了。

今天太阳明晃晃的，吴郭城的太阳总是带着水汽，今天没有。今天的太阳干净爽利，孔觉民放眼看去，密密麻麻的人，陈旧的街道、商铺……比往日清晰百倍，一直刻到了心里，但这种清晰带来的是巨大的孤独，茫茫人海就像不出声的道具，仿佛只有他一人清楚一切，只有他一人脚踏在地上，看着所有的都将飘浮到天上去。

车站里面比外面还要乱，外面是一锅子糊涂粥，里面糊涂得连粥也分不清了。人贴着人，男男女女，分不出性别，都像一样会走路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尽量喊叫，仿佛不喊不叫，就会没有了。

孔觉民一进候车室，少不得也喊叫，不喊不叫，好像不对头，冷静的人，不是特务就是小偷，或者心中有鬼，会引人注意的。引人注意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。譬如给领导提意见的右派们、搞腐化的奸夫淫妇们、老是笑盈盈的人……

他一直听到有个人在他后面喊，同志，同志……那声音不紧不慢一直跟着他，从门外跟进来，跟了足有一百米，他这才回头看了一眼。一个小青年，一看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小瘪三，头发溜光，军裤烫得笔直，一看就是用搪瓷茶缸子烫的，裤子上面还有茶缸底部的圆印子。

小青年说，眼镜老伯伯，你喉咙真响，我是喊不过你的。

孔觉民一听得他喊老伯伯，心里便不高兴，大声问，什么事？

小青年两只眼睛左右晃一晃，看看四周的人全都在喊叫，忙着挤

进挤出，谁都只顾自己的样子，遂说，老伯伯，我看你像是有票的，你是到上海？没等孔觉民回答，他念了一个吴郭城流传的儿歌：

上海小瘪三，
白相天平山，
前山滚后山，
屁股跌得粉粉碎。

孔觉民便一笑。

小青年凑上来问，老伯伯，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要不要？我也要
到上海去，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上海去看我阿姨，她嫁在上海，她快要
死了。我是去一次少一次，去一次少一次……

孔觉民看他眼圈红了，真的相信了他的话，就说，你有什么话说？

小青年说，你叫我阿四好了，三状元弄的阿四。

孔觉民说，好吧，阿四，你想做什么？

阿四说，你这个人真是的，我说到了现在你还不明白，你是真不
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我想逃票啊，我哪里买得起这么多的票，一个星
期一次，不去又不行，我阿姨要想我的……

孔觉民文绉绉地说，哦，你逃票，和我有何关系？

阿四说，有啊，直接的关系。你在前面检票进去，你走到大门那
边，我就冲到检票口喊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你怎么自己进去了？我朝里
面冲，这时候检票员上来拦我，她是拦不住的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太挤
了，我力气大，三两下就挤出检票口了，检票员还是想拦，我就指着你
朝她叫，你就在这时候回过头来，朝我挥挥手。我就说，你看，票在他
那里，票在他那里。检票员看你一眼就犹豫不定了，你看上去一副老
实人、好人的样子。她只要稍微一愣，后面的人就排山倒海地拥过
来，把我推进去了。到了火车上，广播里唱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大